



胡杨：高磊心灵的“客观对应物”

——评高磊的胡杨画系列

□米学军

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产物，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产物，它既保留了现实生活中现实形象的外部特征和情感、个性等内涵，还可以在形象的创造中投入艺术家的趣味、情感态度、人格精神和社会理想。因此，我们在评价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时候，艺术家选择什么，表现什么，如何表现，这是大家关注和探讨的。

英美新批评派始祖、诗人艾略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：艺术创作就是寻找心灵的“客观对应物”。他说：“通过艺术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个‘客观对应物’；换句话说，是用若干实物、某个场景、一连串的事件来表现特定情感；最终要做到带来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，便立刻唤起情感。”简单地说，就是在艺术创作中，艺术家特定的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“实物”“场景”“事件”来表现，“客观对应物”就是艺术家情感的中介物和载体，是客观形象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结合。这是某些艺术家特别喜欢某类题材、某类构图的原因，因为这类题材、这类构图与艺术家的某些特定情感一拍即合，艺术家的内心情感在这些题材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

和展示。

当代知名书画家、诗人高磊是一位豪放、率真、充满激情的性情中人，2008年以前，他的国画创作主要以画花鸟和豫东风物为主，为了表现自己的灵魂和性情，他一直在寻找心灵的“客观对应物”。

花鸟，一般是柔美的、婉约的，所以，很多花鸟画大家常常用纤细柔美的线条、清新明丽的色彩表现花鸟婉约、可人的阴柔之美。“画为心声”，花鸟的阴柔之美，显然不能表现高磊的豪情和豪放，所以，他在画花鸟的时候，尽力展现和突出花鸟的粗犷和阳刚之美。也就是说，具有粗犷和阳刚之美的花鸟，才是他心灵的“客观对应物”。

细品他的花鸟画，我们会发现其线条粗放有力，墨色浓厚如泼，构图大开大合，所画物象棱角分明，给人一种力透纸背、激情四射和豪气逼人的阳刚之美。如《冶态轻盈香气摇荡》《荷风》《清癯》等莫不如此。

同样，他在画豫东风物的时候，选取和表现的也是豫东风物的阳刚之美：构图宏大，浓墨重彩，线条粗犷与细腻相结合，一看就是豪放、豪爽之人的性情之作，如《故园秋望》《金色物想》等。

其实真正能展现高磊豪放、豪爽、阳刚之气的是他的胡杨画系列。胡杨，才是高磊日思梦想、苦苦寻找的心灵的“客观对应物”。

关于胡杨，我们知道，它是生长在沙漠的唯一的乔木树种，世界上现存的胡杨绝大部分生长在中国，而中国90%以上的胡杨主要生长在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。胡杨是一种极为神奇的物种，它耐寒、耐热、耐碱、耐涝、耐干旱，生命力极度顽强，有“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倒而千年不烂”的传说。

2008年，高磊应朋友之邀去新疆旅游、写生，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这种神奇的植物。从新疆回来之后，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茶前饭后，日里梦里，魂牵梦绕的都是胡杨的风姿和神态。

他在《吟咏孤独——致胡杨》诗集的导言中写道：“在沙漠深处，戈壁腹地，千姿百态的胡杨林如坐、如卧，如奔似驱……看到戈壁雪中的胡杨树，怎能不有洞达天地的深情和感动，在时空穿越般的遥望中感受生命的真谛和向往。”

一时间，创作灵感喷薄而出，他一口气写了30首讴歌胡杨的诗歌。几乎

与此同时，他也饱含激情地画了30幅礼赞胡杨的丹青，以此向他膜拜的胡杨致敬。

这30幅胡杨系列作品，与高磊以往的创作相比，构图更加狂野，线条更加粗放，情感表达更加张扬，画面带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快感也更加强烈。如《挺立苍茫》，画面以暗黑色为主基调，以此来表现胡杨的沧桑和厚重，画面中间，用粉色和浅黄色来衬托，以此来表现胡杨的繁茂和生机，同时，画家以大写意的笔法为主，用粗犷有力的线条描绘和勾勒胡杨的树干和枝叶，以此来表现胡杨的坚韧和阳刚。这样一来，画面既有了历史的沧桑和厚重，又有了现实的繁茂和生机，既有了艺术的美感，也表现了艺术家的激情，既有了深沉的意蕴、韵味，又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其他如《激扬》《见证沧桑》等，其艺术构思和处理方式，也大多如此。

笔者认为，在胡杨画系列里，高磊的才情、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呈现，高磊的豪情、激情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宣泄。胡杨即高磊，高磊即胡杨，这大概就是心灵的“客观对应物”的真实含义吧。

